



中和集  
說  
全



中和集說序

薛敬軒曰中庸序所謂要領天命之性也一書之理不外是亦可謂知要領者矣夫天命之性合體用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其體之靜也中節之和其用之動也斯義至精至密朱先生猶不



感年然後得之遂定章句為輯  
略作或問又特著首章說以克  
已復禮論脩道之教於是乎竊  
有感焉夫天命之性具于人心  
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存養  
之要無他敬而已矣易曰洊雷  
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蓋天之四

德五行為人五臟五性心火  
德而亨雷鳴夏禮屬心孟子云  
恭敬之心禮也天人妙合之理  
如此位育之功其在於敬不亦  
宜乎周子以中為禮為和程子  
論中和必以敬為言先生常舉  
此示人者其指深矣予嘗讀中

和舊說序知先生所見之初終  
惜哉其舊編之不傳也仍為此  
編名曰中和集說乃書所感于  
卷端云

寬文壬子夏至日

山崎嘉序

中和集說

中庸首章說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  
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流  
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己復禮日  
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  
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  
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中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  
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  
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湏  
史離也可湏史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君  
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  
知道之不可湏史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  
異所以必謹其獨而不敢以湏史離也然

豈急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致用之源  
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  
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  
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  
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

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  
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  
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  
也然人為物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  
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  
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  
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知道  
之不可湏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

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內而喜怒哀  
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  
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  
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  
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  
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  
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  
所以育其不外是矣

○太極說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又曰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性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易寂感說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

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  
以見其微意矣。

○已發未發說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因心為已發，而以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比觀程子文集

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却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



又云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  
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  
又云中者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

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

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

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

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  
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  
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  
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  
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  
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  
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赤子之心動  
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

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  
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  
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  
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  
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  
端倪之動而致擴克之功也一不中則非  
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  
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

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  
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  
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  
斷也但以靜為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  
是此意但言靜則偏  
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誦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  
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  
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  
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

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  
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  
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  
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  
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  
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  
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  
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

容說總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程子養觀說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哉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

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問呂氏言中則性也或謂此與性即理也語意似同銖疑不然先生曰公意如何

中  
錄曰理者萬事萬物之道理性皆有之而無不具者也故謂性即理則可中者又所以言此理之不偏倚無過不及者故伊川只說狀性之體段曰中是虛字理是實字故中所以狀性之體段錄曰然則謂性中可乎曰此處定有脫誤性中亦說得未盡錄因言或問中此等處尚多略為說破亦好先生曰如何解下一嚼飯與人喫

語類  
六十

二  
○問亭亭當當之說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語類  
九十五

○林德久問出則不是者出謂發而不中節者否敬而無失持養於未發之前否曰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

如喜而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故謂之和耳文集六十一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軒辨昭昭為已發恐太過否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予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

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大抵聖賢之言多是略發箇萌芽更在後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聖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那處推得出來語類六十二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

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曰心  
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  
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  
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  
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  
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  
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  
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

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為而心  
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  
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  
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  
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  
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  
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



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

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

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文集六十

○當以所論湖南問答呈先生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睹不聞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工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若謂已發了更

不須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察今湖南諸說却是未發時安排如何涵養已發時旋安排如何省察語類六十

同二下

○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流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箇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

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  
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  
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任地自去之理  
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  
著理義不得總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  
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  
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伊川曰敬而無  
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

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  
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  
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功  
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  
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  
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  
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又曰如  
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

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喜怒哀樂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

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答胡廣仲書曰來諭曰動靜之外別有  
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  
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  
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  
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  
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  
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  
通者也惟聖人無入欲之私而全乎天理

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  
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  
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  
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  
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  
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  
天理之必然也又曰心主性情理亦曉然  
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

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

文集四  
十二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衆人

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靜看不曾知得

語類  
十二

○答胡廣仲書曰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

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為當知其不妄矣

文集四十二

○答呂子約書曰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

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終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

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  
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  
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  
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  
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  
而不論今却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  
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  
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

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  
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者可為  
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  
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  
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  
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  
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  
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



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中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議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又

日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為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

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僂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歎因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

也詳看此段來意更有二大病根乃是下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著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真的主宰也○文集四十八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中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僧家塊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便須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

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  
滾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  
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  
半日來靜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曰喜怒哀  
哀樂未發而不中者如何曰此却是氣質  
昏濁為私欲所勝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  
是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來便只  
是那乖底曰如此則昏時是他不察如何

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  
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  
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語類六

○問如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驗所  
謂體是皆欲致力於不偏不倚之時故先  
生於或問中辨之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  
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字豈  
全無所用其力耶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

凡言致字皆此意如大學之致知是也致  
其中如射相似有中貼者有中梁者有中  
紅心之邊董者皆是未致須是到那中心  
方始爲致致和亦然更無毫釐絲忽不盡  
如何便不用力得問先生云自戒謹而約  
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  
失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  
謂執所謂驗所謂體矣莫亦只是不失

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是要存得問孟  
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伊  
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更是也

語類六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  
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  
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  
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  
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

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語類百三

下並同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中和舊說序曰：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

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  
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  
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  
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  
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  
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  
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  
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

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  
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  
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  
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  
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  
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  
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  
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

中和集說  
三十一  
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

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當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

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贊諸李氏之門  
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  
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  
熹仲晦云文集七十五

○與張欽夫書

先生自注云此書非是個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

此篇同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  
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  
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

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  
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  
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  
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  
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  
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  
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  
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



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  
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  
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  
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  
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  
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之  
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  
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

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  
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便梏之及覆  
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  
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  
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  
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  
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  
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

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文集三十下同

○與張欽夫書

先生自注云此書所論尤

耐有辨說其詳

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

正茲辱誨喻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蔽深  
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  
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  
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  
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

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  
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  
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  
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  
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  
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  
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  
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

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當疑一處說  
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  
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  
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  
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  
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  
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  
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

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  
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  
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  
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  
今又笑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  
得亦無揣摩處也

○答張欽夫書曰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  
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

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  
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  
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  
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  
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  
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  
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  
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

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  
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  
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  
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  
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  
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  
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  
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

而不用其力為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  
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  
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  
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  
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  
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

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  
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  
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  
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  
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  
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  
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

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  
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  
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  
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  
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  
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  
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  
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

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  
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  
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  
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  
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  
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  
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  
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

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  
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  
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  
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  
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  
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  
中蓋有動之端為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  
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

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  
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  
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  
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  
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  
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  
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  
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

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  
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  
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  
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  
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  
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  
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  
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

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  
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  
審尊意以為如何文集三  
十二

○答張敬夫書曰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  
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  
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  
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  
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



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  
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着箇恰  
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  
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  
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  
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  
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  
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

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  
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  
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  
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  
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  
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文集三  
十一

○答林擇之書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

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开

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之矣

文集四  
十三

○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言在裏面底道理那以在中釋中字

○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議之某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以為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遺書來以為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

敬畏之某不及也

語類四  
十一

中和集說終

1000  
21. 11. 4.  
22h

二條通松屋町武村市兵衛列行

二條通

二條通

